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燕憲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秖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

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眹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

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下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

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

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

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

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林録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作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滚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影像在這裏無所不包以下論易為卜筮之書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

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作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

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甞以易為教也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其便說道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其辯其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作放那裏信也得

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若有人來與其辯其只是不荅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扵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

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作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様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

人之藴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作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若是把作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作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作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古時人

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麽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

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甞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其襯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别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質樸作事須卜之鬼神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箇義

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

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説道理縱饒説得好池録

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説昔者聖人云只是無情理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説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珓

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以上語類九條

語孟更須寛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寔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

聖人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答黎季忱

近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

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荅張敬夫）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

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隠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爲高深微妙之説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説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説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吕伯恭

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嘗剩却一半道理也答蔡季通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

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

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説其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所諭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

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答劉君房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

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豫為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論易傳

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隐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

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答林正卿）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

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决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攷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葢觀者一見而决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

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公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

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髙明以為然否

荅丘子野

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别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賔主親踈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耦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耦所

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忘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

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藴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

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强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

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啟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髙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漫録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畧論象數梗概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答趙提舉○以上文集十條

朞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霸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以下論讀易之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形而上者去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

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隂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

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箇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作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作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說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

地位便當恁地應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文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絶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也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

落著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易有彖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

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

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

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

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

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

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糸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

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

畫底雖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横渠温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决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

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
不好然他卻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
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
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
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
之粗者以上語類十六條
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

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髙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説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

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别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

虚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答趙子欽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纎豪私意在其中答萬正淳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

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答胡季隨

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仲

示諭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概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

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戸梗概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答趙履常○以上文集五條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

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兌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兌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剥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

○以下雜論易學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他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作這箇若是他作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作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

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

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豪髪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强處多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扵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説易文義只説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説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

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

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

單説道理處則如此章説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問伊川易説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止作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説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問程傳大概將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説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作人説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

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
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
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椿定作
人說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
蓋他把這書硬定作人事之書他說聖人作這書只
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作這書出來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

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

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老蘇説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

地大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作兩様亦

間有取王輔嗣之説以補老蘇之説亦有不曉他説

了亂塡補處老蘇説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

東坡易説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

佛説者恐是東坡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

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

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作

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工夫不是如此學履録云他自是一家說能娛人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其說未是何便了得他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

辯 先生揲蓍辯爲子和設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自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

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説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其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其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内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

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其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遂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而食之

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

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荅曰他執拗不回豈肯服也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問當朞曰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

爲亥之辟艮不當候於申酉巽不當候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説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兑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

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蹟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答程泰之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

房占法見於大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茍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某輩尚何足與言

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答袁機仲

示諭讀易之説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工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其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

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啟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諭幸也來諭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概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

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答鄭仲禮

某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藴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都不濟事

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已分上成得

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其向來作啟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辯

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奉報爾答方賓王

所諭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更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工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答吴宜之

麻衣心易頃歲嘗畧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説掇拾老佛醫卜諸説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

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絶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

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
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
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
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
摘其謬妄之實而likelihood之耳 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
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
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

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兑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閒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

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子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何如也再跋麻衣易說後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

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某案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

自畢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象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概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

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某案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則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

於此云云○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説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某甞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

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其蓋病之是以三
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
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羊叟蓋言書甫
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輙補也為之别
見於篇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〇以上文集八條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
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
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

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内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兊次二馬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

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
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
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
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卲傳羲畫程
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畫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
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
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

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絶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豪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

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
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
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
用存疑敢曰垂後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
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
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
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閒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

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

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
成舊毀消息盈虛拾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
愕匪人姤喜來復明筮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
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
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
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
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

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隠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寛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孰
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
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旨宏綱星陳極拱惟
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警學○以上易五贊

乾隆御覽之寶